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錄卷三百

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

臣陸

湘

貢外郎

臣

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

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

臣陳山琨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三百四

錢唐倪濤撰

歷朝書論三十四

書法綸貫自題

事無大小以粗心浮氣當之未有得者故必先澄
神神定矣方究執筆與用腕執筆用腕人工也五
指之間布置各異作用不同必人與器相習腕乃
可用用腕慣字法得三四矣然後論正鋒藏鋒此

器與事交時也事事之始必先臨摹臨摹者聽命
古人者也臨摹既久試之結構結構者聽命我者
也方圓疎密結構中大端也結構佳字法得七八
矣然後論遲速論純熟純熟之後氣韻自生此中
或今或古或能或神或逸人與天參有著力不得
者微乎微乎言語道斷矣統論者會十二列所不
足而補之者也

鈍椎居士宋書

澄神

潘之淙曰書心畫也必先乎心而應乎手若心手參差執筆不緊何以成文

蔡伯喈曰凡書先默坐靜思口不出言氣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對至尊

王右軍曰凡書之時貴乎沉靜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又曰精思熟察然後下筆

唐太宗曰輕浮則俗薄而直置

虞永興曰心神不正書即欹斜志氣不和字即顛仆
張懷瓘曰靜而求之或存躁而求之必失

翰林禁經曰凝神絕慮不可煩躁

董思翁曰行書十行不敵楷書一行時習為之以斂浮
氣

周萊峰曰陳雨泉作書雖數十紙意嘗夷然初亦不矜
持中亦不急迫終亦不厭倦所以成名可見文章翰
墨必須有道之士乃可得之即字即學於此可見

執筆

衛夫人茂漪曰學書先學執筆

虞伯施曰筆長不過六寸真一行二草三

姜堯章曰真書執筆近頭行書寬縱執筆稍遠草書流
逸執宜更遠

盧雋曰拓大指擲中指拒名指食指輔中指小指抵名
指令掌心虛如握卵書斷稱梁孟皇用筆盡勢者此
也

豐道生曰雙鉤者食指中指圓曲如鉤與拇指相齊而撮管於指尖則執筆挺直也懸腕者大字運上腕小字運下腕不使肉襯於紙則運筆如飛也實指者三指齊撮於上第四指抵管於下也虛掌者掌心虛可置卵也

趙宦光曰用大指挺管食指鉤中指送謂之單苞食中二指齊鉤名指獨送謂之雙苞

盧雋曰置筆諸指之端令轉動自在

張懷瓘曰筆在指端則掌虛運動適意

又曰執筆淺則堅深則束

韋縠夫曰搦破管畫破紙

梁武帝曰執筆寬則書緩弱

姜堯章曰淺其執牢其筆實其指虛其掌執之欲緊運之欲活

唐太宗曰指實則筋力均平掌虛則運用便易

陸文裕曰執筆之法貴淺而病深蓋筆在指端則掌虛

筆居指半則掌實掌虛則騰躍頓挫生意在焉掌實則回旋運動如樞不轉

趙宦光曰未作字先管欲不死已作字頃指却不活活則成字無骨 又曰執筆之法與其傷近寧過遠與其黏案寧懸腕與其浮動寧堅執古人有掣筆故事後世有鐵管學法

古人云書不入木不如不學

又云無論作字不作字時時有一物在我指端流轉其

業自進

用腕

姜白石曰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

又曰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

黃山谷曰能使筆力悉從腕中來筆尾上自當得意

趙凡夫曰正字全在用腕用腕似難而實易管直則求其用指不可得也

董玄宰曰唐人書皆回腕宛轉藏鋒能留得筆住不直

率流滑此書家相傳秘訣

正鋒

歐陽信本曰秉筆必在圓正

姜堯章曰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失矣

書法三昧曰橫畫須直入筆鋒豎畫須橫入筆鋒

陸儼山曰當具用鋒嘗欲透紙

趙凡夫曰正鋒不難於橫畫而難於豎畫不難於右拂而難於左擎不難於點畫而難於轉折

又曰正鋒全在握管握管直求其鋒側不可得也握管
衰求其鋒正不可得也鋒不正不成畫畫不成字有
獨成者乎

臨摹

山谷老人曰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於壁間觀之入神
則下筆時自隨人意

書指曰取古人之書反覆熟觀閉目而索之心中若有
成字然後舉筆而追之字成復細心比勘

姜堯章曰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
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易進摹易忘經
意與不經意也

王承烈曰虞七生平不臨寫但心準目想而已鄙夫於
書翰亦惟虛神靜思以取之

唐太宗曰吾臨古人書不學其形勢惟在其骨力及得
骨力形勢自生

趙寒山曰直臨本文勿臨帶筆本文成熟帶筆自隨隨

正文出自然節奏

又曰凡翫一帖須字字經意掩卷記憶不能記憶開卷更翫必使全記不忘而後已記憶乃字之先天結構乃字之後天

又曰臨做搨本要作真跡想

又曰致此心於彼時風氣中始不失漢魏晉唐風規

董宗伯曰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當觀其舉止咲語真精神流露處

莫廷韓曰趙承旨長於臨摹不求形似而神氣咄咄逼真其生平於古人書法心醉神解不自知為二也

豐道生曰意前筆後者熟記古蹟於字形大小偃仰平直疎密纖濃蘊藉於心隨物賦形各得其理

結構

王右軍曰先構筋力然後裝束

趙凡夫曰游心字內能運筆游心字外能結構

寫得一畫方知用筆寫得二畫方知結構書法能事盡

此矣當云寫一畫必審用筆寫二畫必講結構書法之能事基此矣

字句說詩筆畫取字皆最下乘謂在全篇全字結構也

筆勢人人可自取結構非學力不知

能結構不能用筆猶得成體若但知用筆不知結構全不成形矣用筆取虞結構取歐

結構易更用筆難革

用筆如聚材結構如堂構用筆如貌結構如容
真書挑剔多不如少少不如無務於潔淨精微

省一筆一筆功省一曲一曲功當使有餘情無餘形

情與勢參情者勢之體也勢者形之體也

情如神勢如氣形如精一字之間有精氣神微乎微乎

作楷書挑剔波折似不可廢然但取帶筆引鋒不可倚
為結構作用俗學不知致力於此去此便覺闕欠一
肢者然至於名流大家挑剔波折有無一致

王右軍曰用筆結字須有偃有仰有正有欹或大或小

或短或長

單不宜小複不宜大腹不宜促角不宜峻

唐文宗皇帝曰為點必收貴緊而重為畫必勒貴澁而遲為擎必掠貴險而勁為豎必努貴戰而雄為戈必潤貴遲疑而右顧為環必郁貴蹙鋒而緩轉為波必磔貴三折而遺毫

姜白石曰點者字之眉目全在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從橫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

止長短合宜結束沉實波拂者字之手足其間伸縮
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鳥翼魚鬣有翩翩自得之態挑
剔者字之步履欲其峭拔適緊晉人為此或帶斜拂
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為之純任正鋒則無飄
逸之致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
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即不適然真以轉而後
融草以折而後勁

懸針者上努下銳端若引繩垂露者下筆復上掇收其

勢即米老所謂無往不收無垂不縮也此兩者皆欲
筆鋒極正至精至熟有意無意然後工之

折釵股者欲其屈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止
之跡錐畫沙者欲其勻而藏鋒壁坼路者欲其無布
置之巧

徐會稽曰疎肥令密密瘦令疎

莫雲卿曰右軍多內擲取法大令多外拓取姿

董玄宰曰書家之法須於一起一束處着力一轉一折

處著力

譚真人曰點策蓄血氣顧盼含性情

書法三昧曰一字有一字之起止朝揖顧盼一行有一行之首尾接下承上

方圓

參結構

崔子玉曰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中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欹

變通異訣曰方以圓成圓由方得舍方求圓則骨氣莫

全舍圓求方則神氣不潤

趙凡夫曰過圓則弱而無骨過方則剛而不韻筆圓而用方謂之適體方而用圓謂之逸逸近於媚適近於疎媚則俗疎則野惟豫防其濫觴

智永千文學右軍其妙在圓而晉人實無此圓魯公畫贊學右軍其妙在方而晉人實無此方趙榮祿一生妙在爛熟而晉人實無此爛熟孫虔禮一生妙在疎曠而晉人實無此疎曠

疎密 參結構

姜白石曰疎欲風神密欲蒼老

袁昂書評曰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為神

東坡曰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

疏淡

祝京兆曰小字易得尚促須令字內間架明整開闊寫

起一似大體段

董宗伯曰勁利取勢虛和取韻疎密相間不用等勻古

人作字似疎實密如環無端

小字難於寬展而有餘又以蕭散古澹為貴游又有餘地此作小楷秘訣刻秦漢小印秘訣

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澹處

趙凡夫曰筆逾少字逾難

遲速

筆勢論曰緩筆定其形勢忙則失其規矩

歐陽率更曰最不可忙忙則失勢次不可緩緩則骨癡

姜堯章曰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專事遲則無神氣專事速則多失勢

孫過庭曰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

書訣曰未能速而速謂之狂馳不當遲而遲謂之淹滯狂馳則形勢不全淹滯則骨肉重慢

陸儼翁曰下筆之始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

趙寒山曰緩下筆不惟謬妄不侵即敗筆可補

純熟

譚景升曰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然後知書之道

東坡先生曰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韻

陸儼山曰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鍾元常入抱犢山十年木石俱黑王羲之五十二歲而書成永禪師不下樓者四十餘年要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董宗伯曰硯成白墨成池不是羲之即獻之此言書貴熟也黃公望論畫亦云畫得熟自然筆法出現

氣韻

郭若虛曰氣韻本乎運心神采生於用筆

姜堯章曰作書全以風神超邁為主

襟韻不高記憶雖多莫湔塵俗若使風神蕭散下筆便當過人淘洗俗姿則妙處自見

董玄宰曰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或曰意不勝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為書耳非能有古人之意也

晉書無門唐書無態學唐乃能入晉

趙凡夫曰晉人法度不露圭角無處揣摩直以韻勝唐人法度歷歷可數

不學唐字無法不學晉字無韻謂晉無法唐無韻不可也晉法藏於韻唐韻拘於法薄唐超晉十九謬妄晉人以無意得之唐人以有意得之宋元諸人有意而時得時失今之書家無意求亦不知所得者何物禁經曰有功無性神采不生有性無功神采不變

統論

董玄宰曰落筆便思破庸庸之習

下筆須沉着雖一點一畫之間皆須三過其筆

畫多則分仰覆以別其勢豎多則分向背以成其體

趙凡夫曰點畫不得着粗氣運轉不得著俗氣挑趯不得有苦氣顧盼不得有穉氣引帶不得有雜氣

方圓肥瘦我自能主謂之骨緩急從意流轉不窮謂之脉取法乎上不蹈時俗謂之格情遊物外不囿法中謂之調

右軍書無一筆不到而能處處流轉無一筆狃俗而能

字字用力非時時着意在在忘形者不能

仿大字作小字欲其縱也仿小字作大字欲其操也更
進于此曰仿縱逸帖為修整書仿修整帖為縱逸書
做書勝臨摹者心目不敵也先泛觀後研察者神貌不
敵也流覽得其精神摹勒得其形似得神遺形者高
得形遺神者卑形失易革神失難知

後世以筆鋒掩書已自俗謬至於近代又以墨汁掩書
尤可鄙矣古人偶然落筆濃淡失所所謂不傷於書

可爾若借此遮醜法果如是乎

有餘勢則雋有餘筆則清有餘楮則寬有餘意則遠
畫得出豎得出撇得點得轉得便是書法

剛柔相濟權正相兼平險相錯筋肉相著古今相參圓
闕相讓纖澁相宣理事相符意興相發字法之能事
畢矣一於剛則不和一於柔則不振一於權則不典一
於正則不韻一於平易則庸一於險怪則醜一於筋
骨則疏一於皮肉則俗一於古則不妍一於今則不

雅一於圓則描一於闕則殘一於纖則弱一於澀則
枯一於理則不通一於事則不合一於意則滯一於
興則狂理謂字義事謂字體意謂用筆結構興謂格
調機勢

孫過庭曰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
能險絕復歸平正

姜堯章曰真書以平正為善此世俗之論也古今真書
之妙無出鍾王二家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唐以書

判取士同時士大夫類有科舉習氣加以虞歐顏柳前後相望入矩應規無復魏晉飄逸之氣矣且字之長短小大斜正疎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

董玄宰曰小楷法欲可展為方丈者乃盡勢也題榜書跌宕自在一如細書唯米襄陽近之

梁武帝曰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右軍曰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

白雲先生書訣曰望之惟逸發之惟靖

盧雋曰認勢

有一章之勢有一字之勢
有一點一畫之勢

翰林粹言曰學古人書得形體不如得筆法得筆法不如得氣象須因其近似而習之

董內直書訣曰左欲去嘴右欲去肩乍徐還疾忽往復收

六藝之一錄卷三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三百五

錢唐倪濤撰

歷朝書論三十五

王虛舟論書賸語

古人學書皆有師傳密相指授余學之五十年
不過師心探索然古人之旨可得而窺又年來
縱意摸古心所通會往往條疏紙尾檢括合者
并錄成卷名曰論書賸語附見卷末期以就正

有道云爾

執筆

執筆欲死運筆欲活指欲死腕欲活

五指相次如螺之旋緊捻密持不通一縫則五指死而臂斯活管欲碎而筆乃勁矣

作蠅頭書須平懸肘高提筆乃得寬展匠意字漸大則手須漸低若至擘窠大書則須是五指緊撮筆頭手既低而臂乃高然後腕力沉勁指揮如意執筆一高

則運筆無力作書不浮滑便拖沓

學歐須懸腕學褚須懸肘學顏須內鉤學柳須外捩

運筆

世人多以捻筆端正為中鋒此抑誠懸所謂筆正非中鋒也所謂中鋒者謂運鋒在筆畫之中平側偃仰惟意所使及其既定也端若引繩如此則筆鋒不倚上下不偏左右乃能八面出鋒筆至八面出鋒斯往無不當矣至以禿穎為中鋒只好隔壁聽

又世人多目禿穎為藏鋒非也歷觀唐宋碑刻無不芒
鍛鈎利未有以禿穎為工者所謂藏鋒即是中鋒正
謂鋒藏畫中耳徐常侍作書對日照之中有黑綫此
可悟藏鋒之妙

如錐畫沙如印印泥世以此語舉似沉著非也此正中
鋒之謂解者以此悟中鋒思過半矣

筆折乃圓圓乃勁

勁如錢軟如綿須知不是兩語圓中規方中矩須知不

是兩筆

使盡氣力至於沉勁入骨筆乃能和和則不剛不柔變化斯出故知和者沉勁之至非軟緩之謂變者和適之至非縱逸之謂

結體欲緊用筆欲寬一頓一挫能取能舍有何不到古人處解得頓挫斯能跌蕩指如懸槌筆如死蚓豈有是處古釵脚不如屋漏痕屋漏痕不如百歲古藤以其漸近自然顏魯公古釵脚屋漏痕只是自然董文敏謂藏鋒門外

漢語

釵脚漏痕從生入從熟出

束騰天潛淵之勢於毫忽之間乃能縱橫瀟灑不主故
常自成變化然正須筆筆從規矩中出深謹之至奇
蕩自生故知奇正兩端寔惟一局

以正為奇故無奇不法以收為縱故無縱不擒以虛為
實故斷處皆連以背為向故連處皆斷學至解得連
處皆斷正正奇奇無妙不臻矣

以拔山舉鼎之力為舞女揷花乃道得箇和字杜元凱
言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
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到此乃是和處
能用拙乃得巧能用柔乃得剛

用筆沉勁姿態乃出

須是字外有筆大力回旋空際盤繞如游絲如飛龍突
然一落去來無跡斯能於字外出力而向背往來不
可端倪矣

隔筆取勢空際用筆此不傳之妙

南唐後主撥鐙法解者殊鮮所謂撥鐙者逆筆也筆尖向裏則全勢皆逆無浮滑之病矣學者試撥鐙火可悟其法

須有不使盡筆力處

工妙之至至於如不能工方入神解此元常之所以勝右軍魏晉之所以勝唐宋也

歐多折顏多轉折須提轉須撫

結字

結字須令整齊中有參差方免字如算子之病逐字排比千體一同便不成書

作字不須豫立間架長短大小字各有體因其體勢之自然與為消息所以能盡百物之情狀而與天地之化相肖有意整齊與有意變化皆是一方死法

純肉無骨女子之書能者矯之而過至於枯朽骨立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者也古人之書鮮有不具

姿態者雖峭勁如率更道古如魯公要其風度正自和明悅暢一涉枯朽即筋骨具而精神亡矣作字如人然筋骨血肉精神氣脉八者備而後可為人闕其一行屍耳不欲為行屍惟學乃免

有意求變即不能變魏晉名家無不各有法外巧妙惟其無心於變也唐人各自立家皆欲打破右軍鐵圍然規格方整轉不能變此有心無心之別也然欲自然先須有意始於方整終於變化積習久之自有會

通處故求魏晉之變化正須從唐始

用墨

東坡用墨如糊云須湛湛如小兒目睛乃佳古人作書
未有不濃用墨者晨起即磨墨汁升許供一日之用
及其用也則但取墨華而棄其渣滓所以精彩煥然
經數百年而墨光如漆餘香不散也至董文敏始以
畫法用墨初覺氣韻鮮妍久便黯黯無色然其著意書
究未有不濃用墨者觀者未之察耳

墨須濃筆須健以健筆用濃墨斯作字有力而氣韻浮動

臨古

自運在服古臨古須有我兩者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

臨古須是無我一有我只是己意必不能與古人相消息
習古人書必先專精一家至於信手觸筆無所不似然
後可兼收並蓄淹貫衆有然非淹貫衆有亦決不能

自成一家若專此一家到得似來只為此家所蓋枉費一生氣力

窮其源流究其變化然後作字有本不理其本但取半路擲捨不濟事

臨古須透一步翻一局乃適得其正古人言智過其師方名得髓此最解人語

攝天地和明之氣入指腕間方能與造化相通而盡萬物之變態然非窮極古今一步步腳踏實地積習久

之至於縱橫變化無適不當必不能地負海涵獨扛百斛故知千里者跬步之積萬仞者尺寸之移

孫虔禮云學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凡臨古人始必求其似久久剝換遺貌取神則相契在牝牡驪黃之外斯為神似宋人謂顏書學褚顏之與褚絕不相似此可悟臨古之妙也

正書樂毅為主黃庭內景洛神佐之行書蘭亭為主聖教爭坐佐之草書十七帖為主書譜絕交佐之

人必各自立家乃能與古人相抗魏晉迄今無有一家
同者匪獨風會遷流亦緣規模自樹僕嘗說使右軍
在今日亦學不得正恐為古人益也

作一字須筆筆有原本乃佳一筆杜撰便不成字

作書不可不通篆隸今人作書別字滿紙只緣未理其
本隨俗亂寫耳通篆法則字體無差通隸法則用筆
有則此入門第一正步

凡臨古人始在能取繼在能舍能取易能舍難然不能

力取無由得舍

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於此可悟舍法非折骨還父
折肉還母何從現得清淨法身來

篆書

篆須圓中規方中矩直中繩

篆書用筆須如綿裏鐵行筆須如蠶吐絲

篆書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乃勁瘦乃腴

參差乃整齊三者失其一奴書耳

陽冰篆法直接斯喜以其圓且勁也筆不折不圓神不
清不勁能圓能勁而出之虛和不使脉興血作然後
能離方遁圓各盡變化一用智巧以我意消息之即
安排有蹟而字如算子矣有明一代解此語者絕少
所以篆法無一可觀

隸書

漢唐隸法體貌不同要皆以沉勁為本唯沉勁斯健古
為不失漢人遺意結體勿論也不能沉勁無論為漢

為唐都是外道

吾衍三十五舉云隸書須是方勁古拙斬釘截鐵挑拔
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今作者不得古人之意但
以弱毫描取舊碑斷闕形狀便交相驚詫以為伯喈
復生豈不可笑

隸出於篆然漢人隸法變化不同有合篆者有離篆者有
增篆者有減篆者為體各殊譌舛錯出須要合篆乃
為正則林罕言非究於篆無由得隸此不刊之論也

楷書

晉唐小楷經宋元來千臨百摸不唯妙處全無并其形狀亦失惟唐人碑刻雖經剝蝕而其存者去真蹟僅隔一紙猶可見古人妙處從此學之上可追蹤魏晉下亦不失宋元

楷書不當措置平穩然須從平穩入

黃山谷言大字欲結密無間小字欲寬綽有餘作蠅頭細書須令筆勢紆餘跌宕有尋丈之勢乃佳觀褚公

陰符經顏公麻姑記有一字局促否

行書

以楷法作行則太拘以草法作行則太縱不拘不縱瀟灑縱橫濃纖得中高下合度蘭亭聖教鬱焉何遠

不疾不徐官止神行胸有成書筆無滯體行書之妙盡矣

懸鉞欲徐徐則意足而態有餘妍垂露欲疾疾則力勁而筆能覆逆米老言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兩語宣

洩殆盡

草書

右軍以後無草書雖大令親炙趨庭之訓亦已非復乃
翁門仞顛素已降則奔逸太過所謂驚蛇走虺勢入
戶驟雨旋風聲滿堂不免永墮異趣矣孫虔禮謂子
敬以下莫不鼓努為力標置成體內不足者必外張
非直世降風移之故也余論草書須心氣和平欲入
規矩使一波一磔無不堅正乃為不失右軍尺度稍

一縱逸即偏規改錯惡道全出米老譏素書謂但可懸之酒肆非過論也

姜白石論草書須有起有應各盡義理愚以為此只死法耳欲斷還連似奇反正不立一法不舍一法乃能盡妙夫惟右軍必也聖乎

草書如何守正圓中規方中矩如何盡變無圓而不矩無方而不規如何用力從規矩入從規矩出如何究竟一步不離步步縱舍至於能縱舍所謂從心不踰

右軍化不可為其底蘊不過些子顛素只此些子差所以永墮異趣

榜書

榜書須我之氣足蓋此書雖字大尋丈只如小楷乃可指揮匠意有意展拓即氣為字所奪便書不成

榜書每一字中必有一兩筆不用力處須是安頓使簡澹令全字之勢寬然有餘乃能跌蕩盡意此正善用力處

凡作榜書不須豫結構長短闊狹隨其字體為之則參差錯落通體自成結構一排比令整齊便是俗格

凡榜書三字須中一字略小四字須中二字略小若齊一則高懸起便中間字突出矣

榜書結體宜稍長高懸則方若結體方則高懸起便匾濶而勢散矣

論古

鍾太傅書以唐摹賀捷表為第一幽深古雅一正一偏

具有法外之妙力命表摸搨失真了乏勝槩李直乃是偽蹟了乏賀捷勝槩不足觀也

右軍臨鍾墓田為勝然比於賀捷十得二三耳宣示非不古雅然鋒積穎禿未屆神妙當由模搨失真故

右軍楷書以新安吳氏所藏樂毅論為最似柔而剛似近而遠神清韻和使人有天際真人想高紳學士家不全本雖名流傳有緒亦已不屆精華矣

世俗所傳晉唐小楷質木無潤如出一手雖越州石氏刻

烜赫殆數百年究亦精華銷乏無古人撒手懸崖妙處
余得古搨洛神賦全本篆隸楷行草皆備真是有妙畢
見無美不臻次惟毘陵唐氏所藏十三行駘宕腴潤
猶有游行自在之趣賈秋壑玉板本則神明渙散不
足取則而世皆寶之貴耳賤目吾所未喻

右軍十七帖為草書之宗唐模墨蹟萬歷間藏邢子愿
家刻石來禽館為有明十七帖之冠子敬則已縱至
於顛素則奔逸太過去右軍風流益以遠矣

魏晉人書一正一偏縱橫變化了乏蹊徑唐人歛入規矩始有門法可尋魏晉風流一變盡矣然學魏晉正須從唐入乃有門戶

有唐名家各欲打破右軍鍊圍自立門戶所謂皆有聖人之一體然各能以其一體精詣其極不似後人意滿手滑竭盡氣力無有至處

古人言虞書內含剛柔歐書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為優然學虞不成不免精散肉緩不可收拾不如學

歐有牆壁可尋

虞得右軍之圓歐得右軍之卓褚得右軍之超顏得右軍之勁柳得右軍之堅正如孔門四科不必兼擅而各詣所長皆是尼山血嗣

學褚須知其沉勁學歐須知其跌蕩學顏須知其變化學柳須知其斌媚

古人篆書最佳以其意不在書天機自動往往多入神解如右軍蘭亭魯公三篆天真爛然莫可名貌有意

為之多不能至正如李將軍射石沒羽次日試之便不能及此有天然未可以智力取已

虞褚離紙一寸顏柳直透紙背惟右軍恰好到紙然必力透紙背方能離紙一寸故知虞褚顏柳不是兩家書至筆力恰好到紙則須是天工至人巧錯天地和明之氣綢繆會萃於指腕之間乃能得之有數存焉已

右軍平生神妙一卷蘭亭宣洩殆盡聖教有蘭亭之變

化無其專謹有蘭亭之朗徹無其道厚無美不臻莫
可端倪其惟襍帖乎具體而微厥惟聖教從聖教學
蘭亭乃有入處

歐褚自隸來顏柳從篆來

褚公書人以為微至吾以為沉雄非洗刷到骨盡去渣
滓那得屈此清虛境界宋人以為顏出自褚此理可
悟

褚河南書陶鑄有唐一代稍嶮勁則為薛曜稍痛快則

為顏真卿稍堅卓則為柳公權稍纖媚則為鍾紹京
稍腴潤則為呂向稍縱逸則為魏栖梧步趨不失尺
寸則為薛稷

柳誠懸臨蘭亭無復一點右軍法此所謂善學柳下惠
者也至其自書蘭亭詩則風韻滯俗不可嚮邇矣山
谷言子弟可百不能惟俗不可醫當為深戒

釵脚漏痕之妙魏晉以來名能書者人人有之至顏魯
公始為宣洩耳匪直魏晉自秦漢來篆隸諸書未有

不具此妙者學者不解此法便不成書

文至昌黎詩至子美書至魯公皆獨擅一朝之勝正以妙能變化耳世人但以沉古目之門外漢語

李北海張司直蘇武功皆原本子敬然吾謂司直勝北海以其風神澹遠為不失山陰規格也北海惟嶽麓寺碑淵渾有風骨雲麾碑則鼓努驚奔氣質太重學之不已便入俗格至蘇武功體肥質濁又在北海下矣

學顏公書不難於整齊難於駘宕不難於沉勁難於自然以自然駘宕求顏書即可得其門而入矣

爭坐一藁便可陶鑄蘇米四家及陶鑄成而四家各具一體貌了不相襲正惟其不相襲所以為善學顏書者也若干手一同只得古人豈復有我

臨淳熙續帖顏魯公送劉太沖叙書後云世稱顏書者多以雄勁題目不知其變化乃爾人不自立家不能與古人惟肖顏公能打破右軍錢圍所以能為右軍

血嗣有志臨池者不可不知此語

顏公書絕變化然比於右軍猶覺有意然不始於有意
安能至於無蹟乃知龍跳虎卧正是規矩之至

顛素二家世稱草聖然素師清古於顛為優顛雖縱逸
太甚然措法精勁則過素師三舍矣人不精措法如
何妄意作草

唐以前書風骨內斂宋以後書精神外拓豈惟書法淳
漓不同亦世運升降之所由分也惟蔡忠惠公斂才

於法猶不失先民矩矱下此諸公各帶習氣去晉唐
風格日以遠矣

米老天才橫軼東坡稱其超妙入神雖氣質太重不免
子路初見孔子氣象然出入晉唐脫去滓穢而自成
一家涪翁東坡故當俛出其下

山谷老人書多戰掣筆亦甚有習氣然超超玄著比於
東坡則格律清迥矣故當在東坡上

宋四家書皆出魯公而東坡得之為甚姿態艷逸得魯

公之腴然喜用偃筆無古人清迥拔俗之趣在宋四家中故當小劣耳

有唐一代書格律森嚴多患方整至宋四家各以其超逸之姿破除成法蓋拓向外來而晉唐謹嚴肅括之意亡矣至趙子昂始專主二王而於子敬得之尤切閣帖第九卷字字皆子昂祖本也比於宋四家故當後來居上

子昂天材超逸不及宋四家而工夫為勝晚歲成名後

困於簡對不免浮滑甚有習氣元時一代書家皆宗
仰之雖鮮于困學諸公猶為所蓋其他更不足論有
明前半未改其轍文徵仲使盡平生氣力究竟為所
籠罩至董思白始抉破之然自思白以至於今又成
一種董家惡習矣一巨子出千臨百模遂成宿習惟
豪傑之士乃能脫盡耳

工夫粹密子昂為優天才超妙思白為勝思白雖姿態
橫生然究其風力寔沉勁入骨學者不求其骨格所

在但襲其形貌所以愈秀愈俗

自朴而華由厚而薄世運遷流不得不然蓋至思白興而風會之下於斯已極末學之士幾於無所復之矣窮必思反所貴志古之士能復其本也

六藝之一錄卷三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三百六

錢唐倪濤撰

古今書論

書法

永字之圖
八病

八法
字式

永嘉姜立綱著

永字之圖



永字八法始於隸書自崔張鍾王傳授一字貫通萬字墨道之最要也側勒努趯策掠啄磔古名也點橫直鈎挑撇拂捺今名也

八法

側 側須三作用鋒向右而勢向左

忌其牛頭

勒 勒宜首尾藏鋒用筆欲橫而勢欲歌

忌其垂担

努

努貴彎行曲扭如挺千斤之力

忌其蜂腰

趯

趯宜輕挫潛生以起快峻之鋒

忌其鶴膝

策

策須仰鋒上揭而貴乎遲留

忌其丁頭

掠

掠須肥健悠揚而宜乎舒暢

忌其鼠尾

啄

啄法之妙在卧側潛進以速斂其鋒芒

忌其斲柴

礫

礫法之妙在險橫過以開揭其勢

忌其撒簾

八病

牛頭

鼠尾

蜂腰

鶴膝

竹節

菱角

折木

柴担

乾覆
官宮宗室宇宙宣守

乾覆者若天之包羅萬物照畫皆藏於蓋頭之下勿使張弛過外

坤載
且里豆正至上生立

坤載者如地之生植萬物照畫皆立於橫勒之上不可使上有齊其大

日傍
晴昭映昨陽暉旺曜

日傍者右直微露柱而左挑微開以短潔為貴讓右字長大迎合成式

月伴
肫肫臘臘膜膜肫

月伴者左撇用攸揚讓出而勾微短上相搭處求密不可開露其口

平銓錫鐸劍鑲鐘鉉鎮

平金者金字中直上不可露頭否則有稜角參差不齊之狀

柱木植梅柳楊松梧桐

柱木者下不必用勾微露鋒鉉左撇稍望下垂中直不可過於長出

水躍清泗澤淮漢浪滄浩

躍水者空上點中點微系帶下力起纖對上點之胃有似於草帖法用之

火直燦煩煉燈燭煌煒

直火者中撇用攸揚微直下三點則促攢一處以迎合其右

厚
土
地
壤
垣
墉
填
塌
竭
場

厚上者上下機務疎疎其排體製微長筆畫稍重似
高阜之象

三
才
累
覃
桑
蓋
素
曼
婁
奎

三才者如天地人也三停務求均布不可使上下相
欺雖長不失其製

分
邑
邦
邗
郭
耶
郊
郡
邵
邢

分邑者若滿分守也務上齊而左右均布側下存中
一轉勿使露出鋒芒

尚
文
斐
敎
敦
敦
救
敵
敎

尚文者如理寓文也文字少故假文為文務右拂稍
促而右捺垂出攸長

頭蠶不風扁瓜丹戾聖戲

蠶頭者落筆如蠶頭微露鋒芒小字不用無害亦大家數之一出漢之八分書也

尚變或易鄒厯節甚勝久

尚變晉人法也晉書入神變易有度如或之腹易之目鄒之首厯之足自覺殊常

正崇永斷寘夢以而翰象

崇正姜公法也姜公字畫不苟如正人端士束帶正朝履整流動學者心契而宗之

兩並顛順願顛願顛門

兩並者貴乎均不可使彼此相欺而有相親之象

三辨弼衙鄉卿辨弼術

三並者兩邊相齊而中微短空其下如二人攜物之狀

下功列刑外刊政政改

下左者勢不可齊而右微長左字安於上下之中若抱物之象

下加劬助切勑動勤勑

下右者勢不可並取其二三落筆左字上長而右字下長若坐立論談之狀

密攢羸繼躡雙竈簫摩嬰

密攢者實乎清畫宜瘦而不至於露骨實乎塞畫宜實而不至於模糊

疎攢人大三小乙十子千

疎攢者橫欲其向上作肩臂欲其悠揚存中橫不可失於垂擔臂不可失於鵠膝

長當自要有書常驚臺鼉

當長者微窄勢不可矮務疎排意在筆先不可因其字之長而過長之

當矮工的曰二六白一凶

當矮者務促布微闊短潔勢不可長不可因其字之卑而更矮之

肥當土山丘斤可古牛丁

當肥者筆畫稍重似平直簡易若雄壯勇敢不可流於痔瘡

當瘦卜月內耳子干貝目

當瘦者貴乎長而窄不可短而開落筆微重精潔下柱用筆微轉作柱頭佳

當大驚馨馨囊饗嚮響懿

當大者筆畫求健左撇對其右捺務必相襯不可失於狂野

重呂昌圭棗炎疊冒出

重者一體而兩字其重也上微小而下微大以載其上則字有準矣

走夫失矢尺夭奔矣天

走者勢如奔途寫者因字成象不可死捺以促其攸揚之態

笑勸觀器器靈囂噪嚴

笑者口字用顏筆刊刻方整畫橫潔素而上下流動若大笑之狀

立卓章早翠年幸率辛

止者用筆畫暢達若長途中行者暫憩之狀橫向上而微露鋒芒

四顧四五因回畱固困固

四顧者落筆畫畫向裏而有求彎之狀知此者則字精入神矣

巧構篆飛彝辭鵬所費遠

巧構者結畫俏簇而不犯其重俗同者異之勾贅者別之

迎
劍歲戚北徽心兼縣

迎點者帖遶也蓋微激其點系帶其上以迎合其右見其有活動之意

鼻密 𪔐 𪔑 𪔒 𪔓 𪔔 𪔕 𪔖 𪔗 𪔘 𪔙 𪔚 𪔛 𪔜 𪔝 𪔞 𪔟 𪔠 𪔡 𪔢 𪔣 𪔤 𪔥 𪔦 𪔧 𪔨 𪔩 𪔪 𪔫 𪔬 𪔭 𪔮 𪔯 𪔰 𪔱 𪔲 𪔳 𪔴 𪔵 𪔶 𪔷 𪔸 𪔹 𪔺 𪔻 𪔼 𪔽 𪔾 𪔿 𪕀 𪕁 𪕂 𪕃 𪕄 𪕅 𪕆 𪕇 𪕈 𪕉 𪕊 𪕋 𪕌 𪕍 𪕎 𪕏 𪕐 𪕑 𪕒 𪕓 𪕔 𪕕 𪕖 𪕗 𪕘 𪕙 𪕚 𪕛 𪕜 𪕝 𪕞 𪕟 𪕠 𪕡 𪕢 𪕣 𪕤 𪕥 𪕦 𪕧 𪕨 𪕩 𪕪 𪕫 𪕬 𪕭 𪕮 𪕯 𪕰 𪕱 𪕲 𪕳 𪕴 𪕵 𪕶 𪕷 𪕸 𪕹 𪕺 𪕻 𪕼 𪕽 𪕾 𪕿 𪖀 𪖁 𪖂 𪖃 𪖄 𪖅 𪖆 𪖇 𪖈 𪖉 𪖊 𪖋 𪖌 𪖍 𪖎 𪖏 𪖐 𪖑 𪖒 𪖓 𪖔 𪖕 𪖖 𪖗 𪖘 𪖙 𪖚 𪖛 𪖜 𪖝 𪖞 𪖟 𪖠 𪖡 𪖢 𪖣 𪖤 𪖥 𪖦 𪖧 𪖨 𪖩 𪖪 𪖫 𪖬 𪖭 𪖮 𪖯 𪖰 𪖱 𪖲 𪖳 𪖴 𪖵 𪖶 𪖷 𪖸 𪖹 𪖺 𪖻 𪖼 𪖽 𪖾 𪖿 𪗀 𪗁 𪗂 𪗃 𪗄 𪗅 𪗆 𪗇 𪗈 𪗉 𪗊 𪗋 𪗌 𪗍 𪗎 𪗏 𪗐 𪗑 𪗒 𪗓 𪗔 𪗕 𪗖 𪗗 𪗘 𪗙 𪗚 𪗛 𪗜 𪗝 𪗞 𪗟 𪗠 𪗡 𪗢 𪗣 𪗤 𪗥 𪗦 𪗧 𪗨 𪗩 𪗪 𪗫 𪗬 𪗭 𪗮 𪗯 𪗰 𪗱 𪗲 𪗳 𪗴 𪗵 𪗶 𪗷 𪗸 𪗹 𪗺 𪗻 𪗼 𪗽 𪗾 𪗿 𪘀 𪘁 𪘂 𪘃 𪘄 𪘅 𪘆 𪘇 𪘈 𪘉 𪘊 𪘋 𪘌 𪘍 𪘎 𪘏 𪘐 𪘑 𪘒 𪘓 𪘔 𪘕 𪘖 𪘗 𪘘 𪘙 𪘚 𪘛 𪘜 𪘝 𪘞 𪘟 𪘠 𪘡 𪘢 𪘣 𪘤 𪘥 𪘦 𪘧 𪘨 𪘩 𪘪 𪘫 𪘬 𪘭 𪘮 𪘯 𪘰 𪘱 𪘲 𪘳 𪘴 𪘵 𪘶 𪘷 𪘸 𪘹 𪘺 𪘻 𪘼 𪘽 𪘾 𪘿 𪙀 𪙁 𪙂 𪙃 𪙄 𪙅 𪙆 𪙇 𪙈 𪙉 𪙊 𪙋 𪙌 𪙍 𪙎 𪙏 𪙐 𪙑 𪙒 𪙓 𪙔 𪙕 𪙖 𪙗 𪙘 𪙙 𪙚 𪙛 𪙜 𪙝 𪙞 𪙟 𪙠 𪙡 𪙢 𪙣 𪙤 𪙥 𪙦 𪙧 𪙨 𪙩 𪙪 𪙫 𪙬 𪙭 𪙮 𪙯 𪙰 𪙱 𪙲 𪙳 𪙴 𪙵 𪙶 𪙷 𪙸 𪙹 𪙺 𪙻 𪙼 𪙽 𪙾 𪙿 𪚀 𪚁 𪚂 𪚃 𪚄 𪚅 𪚆 𪚇 𪚈 𪚉 𪚊 𪚋 𪚌 𪚍 𪚎 𪚏 𪚐 𪚑 𪚒 𪚓 𪚔 𪚕 𪚖 𪚗 𪚘 𪚙 𪚚 𪚛 𪚜 𪚝 𪚞 𪚟 𪚠 𪚡 𪚢 𪚣 𪚤 𪚥 𪚦 𪚧 𪚨 𪚩 𪚪 𪚫 𪚬 𪚭 𪚮 𪚯 𪚰 𪚱 𪚲 𪚳 𪚴 𪚵 𪚶 𪚷 𪚸 𪚹 𪚺 𪚻 𪚼 𪚽 𪚾 𪚿 𪛀 𪛁 𪛂 𪛃 𪛄 𪛅 𪛆 𪛇 𪛈 𪛉 𪛊 𪛋 𪛌 𪛍 𪛎 𪛏 𪛐 𪛑 𪛒 𪛓 𪛔 𪛕 𪛖 𪛗 𪛘 𪛙 𪛚 𪛛 𪛜 𪛝 𪛞 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𪜀 𪜁 𪜂 𪜃 𪜄 𪜅 𪜆 𪜇 𪜈 𪜉 𪜊 𪜋 𪜌 𪜍 𪜎 𪜏 𪜐 𪜑 𪜒 𪜓 𪜔 𪜕 𪜖 𪜗 𪜘 𪜙 𪜚 𪜛 𪜜 𪜝 𪜞 𪜟 𪜠 𪜡 𪜢 𪜣 𪜤 𪜥 𪜦 𪜧 𪜨 𪜩 𪜪 𪜫 𪜬 𪜭 𪜮 𪜯 𪜰 𪜱 𪜲 𪜳 𪜴 𪜵 𪜶 𪜷 𪜸 𪜹 𪜺 𪜻 𪜼 𪜽 𪜾 𪜿 𪝀 𪝁 𪝂 𪝃 𪝄 𪝅 𪝆 𪝇 𪝈 𪝉 𪝊 𪝋 𪝌 𪝍 𪝎 𪝏 𪝐 𪝑 𪝒 𪝓 𪝔 𪝕 𪝖 𪝗 𪝘 𪝙 𪝚 𪝛 𪝜 𪝝 𪝞 𪝟 𪝠 𪝡 𪝢 𪝣 𪝤 𪝥 𪝦 𪝧 𪝨 𪝩 𪝪 𪝫 𪝬 𪝭 𪝮 𪝯 𪝰 𪝱 𪝲 𪝳 𪝴 𪝵 𪝶 𪝷 𪝸 𪝹 𪝺 𪝻 𪝼 𪝽 𪝾 𪝿 𪞀 𪞁 𪞂 𪞃 𪞄 𪞅 𪞆 𪞇 𪞈 𪞉 𪞊 𪞋 𪞌 𪞍 𪞎 𪞏 𪞐 𪞑 𪞒 𪞓 𪞔 𪞕 𪞖 𪞗 𪞘 𪞙 𪞚 𪞛 𪞜 𪞝 𪞞 𪞟 𪞠 𪞡 𪞢 𪞣 𪞤 𪞥 𪞦 𪞧 𪞨 𪞩 𪞪 𪞫 𪞬 𪞭 𪞮 𪞯 𪞰 𪞱 𪞲 𪞳 𪞴 𪞵 𪞶 𪞷 𪞸 𪞹 𪞺 𪞻 𪞼 𪞽 𪞾 𪞿 𪟀 𪟁 𪟂 𪟃 𪟄 𪟅 𪟆 𪟇 𪟈 𪟉 𪟊 𪟋 𪟌 𪟍 𪟎 𪟏 𪟐 𪟑 𪟒 𪟓 𪟔 𪟕 𪟖 𪟗 𪟘 𪟙 𪟚 𪟛 𪟜 𪟝 𪟞 𪟟 𪟠 𪟡 𪟢 𪟣 𪟤 𪟥 𪟦 𪟧 𪟨 𪟩 𪟪 𪟫 𪟬 𪟭 𪟮 𪟯 𪟰 𪟱 𪟲 𪟳 𪟴 𪟵 𪟶 𪟷 𪟸 𪟹 𪟺 𪟻 𪟼 𪟽 𪟾 𪟿 𪠀 𪠁 𪠂 𪠃 𪠄 𪠅 𪠆 𪠇 𪠈 𪠉 𪠊 𪠋 𪠌 𪠍 𪠎 𪠏 𪠐 𪠑 𪠒 𪠓 𪠔 𪠕 𪠖 𪠗 𪠘 𪠙 𪠚 𪠛 𪠜 𪠝 𪠞 𪠟 𪠠 𪠡 𪠢 𪠣 𪠤 𪠥 𪠦 𪠧 𪠨 𪠩 𪠪 𪠫 𪠬 𪠭 𪠮 𪠯 𪠰 𪠱 𪠲 𪠳 𪠴 𪠵 𪠶 𪠷 𪠸 𪠹 𪠺 𪠻 𪠼 𪠽 𪠾 𪠿 𪡀

密鼻者三疊下漸大也上微長中微方下微開左撇右柱似步武之象

捺減
遨
螯
根
覆
遐
雙
遠
森

滅捺者字無再捺善書犯之俗也捺重者可不思而去之乎

讓
新則期獻畫剝剝剝

讓左者左大而右小也當因其大而制其小不可使小而同其大不過均而已

讓右林羽競棘比赫竹弱

讓右者右微大而微小其左也一體兩字而成左貼於右而右似有相欺之象

包馬鳥為鳥鷹鷺鷥寫

包點者側下微直而勾微綽纖對二點露一點在外藏三點在內占其上橫

布然默熟黑僉無點熊

布點者初點纖向裏與二點相向三點與四點相向微系相聯合式

角曾羊羹酋姜秉並羌

角點者上兩點上開下合如牛角之象不可使彼上而此下右撇纖着下字

偏左 戶少多力尹右尸夕

左偏者欲其攸揚而似倒針之狀不可短促以奪其攸揚

偏右 毛八屯也弋已巴乞

右偏者或右勾右捺向在不可促短以局其勢環彎處不可露死氣見

勾 踢 壽爵尊專朱東棠業

踢勾者如左邊開遠者用之勾微向外力起以成其結構之趣

勾 解 于子遊預豫乎擘學

解勾者大家數之一也用筆微垂下而倒或勾犯其重者而用之也

包句句匍匐勻勿

包句者如攜其物勢不可過於屈句微綽纖對其上
微纖方觀

上長售盡集龔塗唇壓導

上長者下必促湊畫如一氣而成不可使下疎而上
密

下長身事才繁求首絜華

下長者下必倣長不可短促雖過於長者不害其為
體

另搭表長畏辰氏民良展

另搭者左下柱出筆力起纖迎於上右拂相纖內捺
出務求均布

減撇窮退掌芻產御竊竅

減撇者撇有贅而省之使人不能一目而知凡過字有重撇者思之

減點秘桃箋箭屬嬰鬢漏

減點者點而重者去也字無限量學無終窮可去不可去而斟酌之於心則得矣

上平明胡朗辟願期習帶

上平者但取其上之平而不較其下右字微起去其落頭之病

下平細紀能紅貽貼蝨蠹

下平者取其下之平而不論其上之參差右邊微上去其太脫之病

雨蓋露雲霞震霧霹靂電

雨蓋者篆意也古人取其意而宛轉之間纖向右點
冑中四點圓潔合式

中冑冑育青肩肯冑冑

中冑者如兩直近而用之其勢下微起勾狀露鋒芒
去其閑塞之病

存及乃都廓携盈孕秀

存中者轉側藏其鋒於中也點畫撇捺舉筆皆然取
其最見名之落筆圓轉神速得之

三折之延建廷巡迤筵迴

三折者古法也落筆曲脰存中中露鋒芒而尾捺纖出
名曰禹門三級浪也

針垂車巾市申帝師斗引

垂針者書中之妙當垂針而不垂針者俗也蓋字之勢當長而左右微短者用之

中往率即甲平命印年

中往者不可垂針而誤垂針者俗也蓋字之上左右微大者用之

起拂水永衣承化武成威

起拂者凡撇在右為拂在左為撇數字當高起似舒臂之狀

露空司井弗川州弟子种

露空者筆勢單灑校角參差不整之類凡字之法有內外此內有整處學者心契之

穩脚寶寶賞賢賓貴貨賀

穩脚者左撇微直右點頭纖向上如人正面佇立泰山不動之象

扁牛特物犢牲牝牝犧牝

扁牛者上撇短促下拖頭垂下力起纖到右肩下住而中直不可用勾

藏撇諸銘羅誦睹瞻鶴鶴

藏撇者取其字之方整撇藏於字之裏而不露其鋒出以合其式

讓撇纏波鑪綸瞻曠城塘

讓撇者如撇勢不可短左邊當促而中撇攸揚出其左字外合式

灑撇 居鹿厓厚原厘厲殿

灑撇者務攸揚擺脫於一字之外相搭處不可開其口撇過於本身合式

重撇 徙彷彿徐德徒往排

重撇者上撇微倒頭向裏二撇頭頂曾攸長垂下以迎其右

疊戈 殘踐戔錢棧破棧淺

疊戈者二戈相重上戈微小下戈微大下戈用點在上戈之勾則是上戈無勾

冒 餒餒餘餅飯餉舖館

冒食者食上人字排開左撇微長右點佳如冒霞前若點頭之狀

連衫彫彬形彰影彩彤

連多者必中撇之頭頂上撇之肩下撇亦然撇纖各長於下

舉撇皮夏及交麦疲友愛

舉撇者撇有重再撇用攸揚宛轉纖向初撇之肩諱其排牙之病

短巾帆帙帕幌帕帽幅帳

短巾者左右短潔而中直下往上不可大出以迎其右

背車輶輶輶輶軒輪軸

背車者上橫微短田用方整刊刻下橫微開以合其式

布角解解觚觥觥觥觥

布角者上微纖抵下微頭右曲下抵中直頭右直勾微短讓出左微以迎右

篆革鞋靴鞅鞅鞅鞅鞅

篆革者革字中橫兩頭不露鋒芒中口四角用雕刻下橫微開而中下柱

高皿孟盤盂盂盂盂盂

高皿者字高而開兩肩排四直務均布不可使有疎密偏置之病

上目盱眙眙眙眙眙

上目者目字微上也右直微柱左挑微露頭四面雕刻潔素以迎其右則得式

側方旂旗旌旆旒旄旋

側方者勢如歇也點似底頭下曲微彎踢力起纖向上橫而撇稍垂勾外合式

半務矜矜矜矜矜矜

半矜者點直安於上曲末中橫近上對上曲安下下纖與左橫齊形如縮脰之狀

月應憲意愛懇慮慙慙

月心者上畫填密下用心大必野放下微用筆淺湊如月之新升方觀

堅心悅惻忤懼惟性恪情

堅心者左點外圓而內直纖向上微開右點纖占中直微上橫安則合式

高
口
叫
嘯
呼
啼
咏
味
唱
吸

高口者口字高上與右邊同齊用四角雕刻以迎合其右字

次歌歎欲欺歎軟歇

妙欠者用二撇倒向左中撇頭接其右拂之尾以潔素為式

置詈署罷罹罰罍詈

蓋兩者上橫強勒過力側下如雨蓋同二點再畫不必接右按下方合勿傷其體

子硬孔孫孺孩孺孤孜弒

硬子者曲下存中硬直下力起左搬微近勾起微纖
遇直以合其式

卓分匣匠匡厖匣匱區

卓分者大家數之一也相搭處如良工巧匠作器頭密而尾微闊徐徐而露其分

兼弭弭彌彊彊強張弦

兼弓者集眾家而成也上曲力下二曲再出筆三曲就本身微露跡直下勾起合式

參豹豹貂貂貍貍貅貅

參豸者上撇微倒下撇包二點於中中直微曲勾對中撇纖三四撇漸長下合式

傾言論語談話議謫誘記

傾言者如言下三畫都要彎裏下口字左直往裏倒迎合右邊字但言做此

歌女嬌好娘好婕妤姓娥

歌女者蓋右不露其出鋒左挑纖藏右肩下右撇用攸揚纖對上挑頭

合馬馴駒馳騁馬驄驅騾

合馬者轉下微直勾微緯外用二點藏二點於中點安上橫空其下

起衣禮祀視裕裡裙衲褲

起衣者點如仰視起橫與左撇者相齊下點與左肩相並若欽衣負隅之狀

踢玉環瑤珮玲玳琦璜瑞

踢玉者玉傍下用左挑向上以迎其右玉字空其下則合式

石平破硃砂磷礪確硯研

平石者右字微下左字微起撇用攸揚灑出以迎結其右則合其式

仗禾積秩種稠稼稻秧私

仗禾者禾用下橫左讓出與下纖相對右點與右肩相齊以合其右

虫藏蟻蚌蚊蜈蛇螳蜚蚰

藏虫者虫字工務用撇蓋其頭中微開直上不可太出點安於右側末左挑微出

酉借配釀醅醇醉酎釀酬

借酉者酉字上橫不可短而露兩肩左直微輕而右微重則得合其式

立位仙但休作低倫信

立人者上撇不可太長中柱安於撇胃如人趨侍之狀

右雞雞離雅雉雕雞

右佳者上撇微倒而點安於撇下以短促為貴下空其柱

右體骸髓骹骷骷骹

右骨者上曲從右轉下中蓋右點纖向左點頭下月不可用撇右直用中勾力起

曲犬猶獨犯狎狡猾猫狂

曲犬者上撇微側中直頭自撇左直下力起勾纖向工撇纖中撇自分出

象魚鱗鰕鰻鯽鯢鯨

象魚者初撇尾至田角住下初點纖向裏點各合二以迎上下短促合式

晉心忽思恐恩恕忠恣悠

晉心者初點外環而內直中彎至上字盡力起三點當高置纖向字裏迎中點纖

硬彎丸凡鳳凰瓦染熒氣

硬彎者筆畫用微轉不可太彎下勾微開踢起若挽千鈞之象也

帖意幾舊此采撰幽辟爰

帖意者如幾之戈撰之共幽之山爰之工皆帖內傳流古法故置之

補滿國圖爾園圃罔圓隸

補滿者若國之安點爾之布文罔之下亡隸之置畫皆補滿之意

肩兩展開兩丙豐與亘曲與興

開展兩肩者上開下微進中作字貴均直兩邊務相觀而右微起則合式

左駢下等萋荃苛篋蕩箕藿

竹草左下者左邊按住而右邊微下着字以蓋其下如頂物之象

之門點還迷邇遐遙送邈近

點了中之者遇走之則單點了字存中而攸揚捺出則曲其腔纖向上出

曲頭刀尾

史吏史丈又受余又

曲頭刀尾者必露其頭方作曲股存中而攸揚揉出若頭相搭處不必用

撇躍相均

見兒元充克兄允免

撇躍相均者右撇若曲針攸揚右勾圓活彎求其相視不可使左右有不齊之病

上蓋下躍

冠完宅党毫亮冗寬

上蓋下躍者上右按點纖對其右點下右曲勾纖對其右蓋頭則合式

三畫中長

寺侍詩得待峙峙時

三畫中長者如待如得務中畫特出而上下畫橫相齊不然則失體

中正向 交文各冬各父文又

平合式 已向正中者又不可大而分必對其中撇捺下必齊

三畫中短 奏奉春秦泰椿臻春

短藏於中而撇捺自中橫分出 三畫中短者左邊各讓其下右邊上下相對而中畫

向 鞠卯歸卯韜尉韜韜

向者字意相合而右微大如二人論談道義並立互言之狀

背 耗靚靚馥馥聽殷紉

背者兩相馳迤而必背相靠者如二人分別各相辭手之狀

門上

閣闕閨關聞關開關

門字上開者如門中字畫填密則上開而字塞其中
門兩旁亦如上開

門上

間聞閒閨問悶開閃

門字上閉者門中字畫疎單則閉其上求其相均而
已空處亦同前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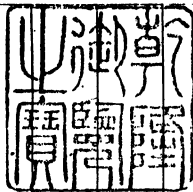
方用周甬爽商岡備商

方者四面整飭而大體長但右直用筆微昂而下勾
力起則字無不方矣

圓鑒必樂嚮響鸞樂辨

圓者如必字撇不可長點不可占如樂字白不可闊
系不可展餘類可推矣

右書法者乃太僕寺卿姜立綱先生之筆也觀其
點畫形體端莊嚴肅士大夫品其有正人君子立
朝之象噫豈虛譽哉後之君子即此是學因其筆
而得其心法其心正則筆正如正人君子則其為
益不小矣豈特為六藝之一而已哉前翰林院待
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跋



六藝之一錄卷三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錄卷三百八

詳校官中書_{臣陸}湘

貢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_{臣王}宮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三百七

錢唐倪濤撰

歷代書論三十七

器用之一

筆譜

釋名曰筆述也謂述事而言之又成公綏曰筆者畢也
言能畢舉萬物之形而序自然之情也又墨藪云筆者
意也意到即筆到焉又吳謂之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
也又許氏說文云楚謂之聿聿字從聿一又聿音支涉

反聿手手之捷巧也故從又從巾秦謂之筆從聿竹郭璞云蜀人謂筆為不律雖曰蒙恬製筆而周公作爾雅授成王已云簡謂之札不律謂之筆或謂之點又尚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詩云靜女其嬈貽我彤管又夫子絕筆於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古筆其來久矣又慮古之筆不論以竹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呼之為筆也昔蒙恬之作秦筆也拓木為管以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以蒼毫

非謂兔毫竹管也見崔豹古今注秦之時并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蒙恬獨稱於時

又史記云始皇令恬與太子扶蘇築長城恬取中山兔毛造筆令判案也

西京雜記云漢製天子筆以錯寶為趺音夫兔之毫官師路扈為之又以雜寶為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又漢書云尚書令僕射丞相郎官月給大筆一雙篆題云北宮工作

王子年拾遺云張華造

一作進

博物志成晉武賜麟角筆

管此遼西所獻也

世說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

又云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

景龍文館集云中宗令諸學士入甘露殿其北壁列書架架上之書學士等畧見新序說苑鹽鐵潛夫等論架前有銀硯一碧鏤牙管十銀函盛紙數十種

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

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以斑竹管書之故湘東之譽播於江表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筆牀副焉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為管狸毛為心覆以秋毫松煙為墨末以麝香紙必須用緊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也

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以筋和之惲驚其哀

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自筆捶之始也

史記相如為天子遊獵之賦賦成武帝命尚書給其筆
札

又漢獻帝令荀悅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

左思為三都賦門庭藩溷必置筆硯十稔方成

韋仲將筆墨方先以鐵梳梳兔毫及青羊毛去其穢毛
訖各別用梳掌痛毫齊鋒端各作扁極令勻調平好用
衣青羊毛去兔頭下二分許然後合扁卷令極固痛頓

訖以所正青羊毛中截用衣筆中心名為筆柱或曰墨池承墨復用毫青外如作柱法使心齊亦使平均痛頤內管中宜心小不宜大此筆之要也

王羲之筆經曰廣志會獻云諸郡獻兔毫出鴻都門唯有趙國毫中用世人咸云兔毫無優劣筆手有巧拙意謂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惟有細草是以兔肥肥則毫長而銳此則良筆也凡作筆須用秋兔秋兔者仲秋取毫也所以然者孟秋去夏近其毫焦而嫩季秋去冬

近則其毫脆而禿惟八月寒暑調和毫乃中用其夾脊
上有兩行毛此毫尤佳其脇際扶踈乃其次再採毫竟
以紙裹石灰汁微火上煮令薄沸所以去其膩也先用
人髮抄數十莖雜青羊毛并兔毳

凡兔毛長而勁者曰毫短而弱者曰毳

惟令齊平以麻紙裹柱根令治

用以麻紙者欲其體實得水不漲 次取

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然後安之惟須精擇去其
倒毛毛杪合鋒令長九分管修二握須圓正方可後世
人或為削管故筆輕重不同所以筆多偏拙者以一邊

偏重故也自不留心加意無以詳其至此筆成合蒸之
令熟三斛米飴須以繩穿管懸之水器上一宿然後可
用世傳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鋒端勁強有鋒銚余亦
未之信夫秋兔為用從心任手鼠鬚甚難得且為用未
必能佳蓋好事者之說耳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為筆管
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綠沉漆
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
然後為貴也余嘗自為筆甚可用謝安石庾稚恭每就

我求之靳而不與

博物志云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以取為筆嶺外尤少兔人多以雞雉毛作筆亦妙故嶺外人書札多體弱然其筆亦利其餘至水乾墨緊之後鬚然如蠶焉所以嶺表記云嶺外既無兔有郡牧得兔毫令匠人作之匠者醉因失之惶懼乃以己鬚制上甚善詰之工以實對郡牧乃令一戶必輸人鬚或不能逮輒責其直宣城之筆雖管樣至妙而佳者亦少大約供進或達寮

為之則稍工又或以鹿之細毛為之者故晉王隱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蓋江表亦少兔也往往商賈齎其皮南渡以取利今江南民間使者則皆以山羊毛焉蜀中亦有用羊毛筆者往往亦不下兔毫也

今之飛帛書者多以竹筆尤不佳宜用相思樹皮焚其末而漆其柄可隨字大小作五七枚妙往往一筆書一字有滿八尺屏風者

墨藪云王逸少筆勢圖曰取崇山絕仞中兔毫八九月收之取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妙

今之小學者言筆有四句訣云心柱硬覆毛薄尖似錐齊似鑿

秦蒙恬為筆以狐狸為心兔毛為副見博物志

蜀中出石鼠毛可以為筆其名鼯

李陽冰筆法訣云夫筆大小硬軟長短或紙絹心散卓等即各從人所好用作之法匠須良哲物料精詳入墨

之時則毫副諸毛勿令斜曲每因用了則洗濯收藏惟
已自持勿傳他手至於時展其書興來不過百字更有
執捉之勢用筆繁慢即出於常人理無確定矣

今有以金銀為泥書佛道書者其筆毫纔可數十莖濡
金泥之後則鋒重澁而有力也

齊高帝為方伯居處甚貧諸子學書嘗少紙筆武陵王
暕嘗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書法

夫握筆名指一指在上為單鉤雙指為雙鉤指聚為撮

筆皆學書之因習也。偽蜀士人馮侶能書得二王之法，然而以二指搗筆管而書，每故筆必二爪跡可深二三分。斯書札之異者也。

僧智永於樓上學書，有禿筆頭十甕，每甕數石人求題者，門限穿穴，乃以鐵葉裹之。人謂之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塚，自製銘誌。

張伯英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

世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後。

子孫尤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於宣城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如退還即可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為不入用別求遂與常筆陳云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

蔡邕筆賦

序曰昔蒼頡創業翰墨作用書契興焉夫制作上聖則憲者莫先乎筆詳原其所由究察其成功鑠乎煥乎弗可尚矣賦曰 惟其翰之所生生於季冬之狡兔性精

亟而慄悍體遒迅而騁步削文竹以為管加漆絲之纏
束形調搏以直端染女墨以定色書乾坤之陰陽讚宓
義之洪勛書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明文紀三王之功
伐兮表八百之肆覲廣傳六經而綴百氏分建皇極而
序彝倫綜人倫于晦昧兮贊幽冥于明神象類多喻靡
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
直正規矩極也玄首黃管天地色也

云云

晉傅玄筆賦

簡修毫之奇兔撰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
蘭嘉竹挺翠彤管含丹于是班匠竭力良工逞術纏以
素帛納以玄漆豐約得中不文不質爾乃染芳松之淳
煙兮寫文象于紈素動應而手以從心煥光流兮星布
柔不絲屈剛不玉折鋒鋦淋漓芒疇鍼列

晉郭璞筆讚

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羣藝日用不知功
蓋萬世

後漢李尤筆銘

筆之強志庶事分別七術雖衆猶可解說口無擇言駟
不及舌筆之過誤愆尤不滅

白樂天紫毫筆樂府詞

紫毫筆尖如錐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喫竹飲泉
生紫毫宣城工人採為筆千萬毛中揀一毫毫雖輕功
甚重管勒工名稱歲貢君兮臣兮勿輕用勿輕用將何
如願賜東西府御史願頌左右臺起居搦管趨入黃金

殿袖毫立在白玉除臣有奸邪正衙奏君有動言直筆
書起居郎侍御史爾知紫毫不易置每歲宣城進筆時
紫毫之價如金貴慎勿空將彈失儀慎勿空將錄制詞

陸龜蒙哀茹筆工詞

夫子之肱兮何綿綿耕不能耒兮水不能船截筠束毫
既勝既便晝夜今古惟毫是鐫爰有茹工工之良者責
其精粗在價高下闕齧又互尚不能捨旬濡數鋒月禿
一把編如蠶絮汝實助也我書之奇渾源未衰惟汝是

賴如何已而有兔千萬拔毛止皮散澁鈍鋌緡觚靡辭
圓而不流銛而不歆在掘方染亦茹之為斲輪運斤傳
之者誰毫健身殞吾寧不悲噫

右朱長文伯原墨池編

論筆料

韓昌黎為毛穎傳是知筆以兔穎為正然兔有南北之
殊南兔毫短而軟北兔毫長而勁生背領者其白如雪
霜毫作筆絕有力然純用北毫雖健而耐久其失也不

婉用南毫雖入手易熟其失也弱而易乏善為筆者但
以北毫束心而以南毫為副外則又用霜白覆之斯能
盡美矣古人或用狸毫鼠鬚今都下亦有製此筆者大
抵只於兔毫中入數莖同束聞之工者云但可以助力
且作美觀然不可多用多用則太粗澁閩廣間有用雞
羽雁翎等為筆余嘗用之究軟弱無取殆亦求奇之過
酉陽雜俎載南朝有姥善束筆心用胎髮蕭子雲嘗用
之似是取其輒熟此法今不復見於用吳俗近日却有

用竹絲者往往以法揉製使就揮染或謂是苔枝而冒稱曰竹絲江西亦有緝竹絲為輕絺者疑未必不可為此也

二毫筆

歐陽通以狸毛為筆以免毫覆之此二毫筆之所由始也以羊合兔盛於今時不但剛柔得中差宜作字而且價廉工省故人所競趨番禺張彥寔待制名玘嘗為賦詩云包羞不借虎皮蒙筆陣曾推兔作鋒未免

吹毛強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

詠筆詩

猩猩毛筆惟山谷詩絕冠名士無不諷詠茲不贅錄昨
見邵道豫賦鼠鬚筆殊有風度今載於此云太倉失陳
紅狡穴得餘腐既與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飼餓猫
分毫雜霜兔插架刀槩便落紙雲烟驚穿墉一何微托

此馳佳譽

苔溪漁隱作
蘇叔黨詩

毫錐名筆

世稱筆之鋒短而銳者為毫錐蓋本白太傅詩有云毫
鋒銳若錐之語白自注云時與元微之各有鋒纖細管
筆攜以就試相顧輒笑因曰毫錐

近世用筆

今所在筆生作筆例是光鋒蓋士子輩編節時文只是
用筆端點啄於紙上成字具體而已更不顧法度如何
故率作此以便求售余乃用筆心作字全使此等筆不
得每染一管至於搶禿終不可意嗟乎文既趨時筆亦

徇俗苟利成風勢不可挽欲求為印泥畫沙之妙正如策蹇驢而追驥騄豈不難哉但鋒齊之筆乃有易禿之患惟良工專務擇毫毫飽有力自然難乏

論筆墨硯

墨貴黑光筆貴易熟而耐久然二者每交相為病惟墨能用膠得宜筆能擇毫不苟斯可交盡其善硯貴細而潤然細則多不發墨惟細而微有鋸鏹其受墨時所謂如熟熨斗上搗蠟不聞其聲而密相粘滯者斯為上矣

又硯忌枯燥則易吸水墨忌濡濕則易昏滯筆忌乾捺則毛隨膠折故愛硯之法當以髹匣相之不惟養潤亦可護塵研墨當旋滴水勿使停積用筆時當先以清水濡毫令稍軟然後循毫理點染仍別置洗具其用畢即滌濯勿使留墨則難禿也藏墨當以茶蔕包之又以綿入於櫝則蒸滄不能入藏筆宜皂角子水調鉛粉蘸上則不生蠹如上諸法留意翰墨者皆能知之今漫書示兒輩耳

俗論筆墨

俗論云善書不擇筆蓋有所本褚河南嘗問虞永興曰
吾書孰與歐陽詢虞曰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
若此裴行儉亦曰褚遂良非精墨佳筆未嘗輒書不擇
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余謂工不利器而能善
事理所不然不擇而佳要非通論又世俗評墨訣云拈
著輕嗅著馨磨著清此亦非真知墨者蓋墨質貴重實
輕則不堅色貴光瑩清則不黑又墨之香者多使腦麝

好惡初不在此且生蒸腐今其所論皆非佳墨所宜俗輩之見不明其說不可據如此

右宋陳顥負暄野錄

傅玄筆銘

韡韡彤管冉冉輕翰正色玄墨銘心寫言光讚天人深厲未然君子世之無攻異端

梁徐摛詠筆詩

本自靈山出名因瑞草傳纖端奉積潤弱質散芳烟直

寫飛蓬葉橫承落絮篇一逢掌握重寧憶仲升捐

晉成公綏棄故筆賦

序曰治世之功莫尚乎筆筆者畢也能畢舉萬物之形
序自然之情也力未盡而棄之糞掃有似古賢之不過
于是收取洗而棄之用其力而殘其身焉

有蒼頡之竒生列四目而兼明慕羲氏之畫卦載萬物
于五行乃發慮於書契採秋毫之穎芒加膠漆之綢繆
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玄管屬象齒於纖鋒染青松

之微烟著不眠之永蹤則象人仙人皇九頭或範羣生
異體怪軀注王度于七經訓河洛之識緯書日月之所
躔別列宿之舍次乃皆是筆之勛人日用而不知迄輸
力於萬鈞卒見棄於衢路

唐張碧答張郎中分寄翰林貢餘筆歌

圓金五寸輕錯刀天人摘落霜兔毛我之宗兄掌文檄
翰林分與神仙毫東風吹柳作金線狂湧辭波力生健
此時捧得江文通五色光從掌中見江龍角嫩無精彩

盡日揮空射煙靄誰能邀得懷素來
晴明書破琉璃海
揚雄得之甘泉賦胸中白鳳無因飛
他年擬把補造化
穿江入海剗天涯
昨宵夢見歐率更
先來醉我黃金觥
手擎瑟瑟三十斗
博歸天上書黃庭
夢中擺手不相許
悵望空乘碧雲去

白樂天雞距筆賦

足之健兮有雞足毛之勁兮有兔毛
就足之奮發者利
距在毛之秀出者長毫
合為手筆正得其要象彼足

距曲盡其妙圓而直始造意於蒙恬利而銛終騁能於
逸少斯則創因智士製在良工拔毫為鋒截竹為筒視
其端若武安君之頭小窺其管如玄元氏之心空豈不
以中山之明視勁而俊汝陰之翰音勇而雄一毛不成
採衆毫于三穴之內四者可棄取銳武於五德之中雙
美是合兩揆相同故不得免毫無以成起草之用不名
雞距無以表入木之功及夫親手澤隨指顧乘以律動
以度染松煙之墨洒鵝谿之素莫不畫為屈鐵點成垂露

若用之戰陣則摧敵而先鳴若用之草聖則擅長而獨步察所以稽其故雖云任物以用長亦在假名而善喻向使但隨物棄不與人遇則距畜縮於晨雞毫摧殘於蹇兔安得取名於彼移用在茲映赤管狀紺趾乍舉對紅箋疑錦臆初披綴翰停毫既象乎翹足就棲之夕揮芒拂銳又似乎奮拳引鬪之時苟名實之副者信動靜而似之其用不困其美無儔因草為號者質陋折蒲而書者體柔彼皆瑣細此實殊尤是以搦之而變成金距

書之而化出銀鉤夫然則董狐操可以助為良史宣尼
握可以削定春秋夫其不象雞之羽者鄙其輕薄不取
雞之冠者惡其柔弱斯距也如劍如戟可擊可搏將為
我之毫芒必假爾之鋒鐔遂使見之者書狂發秉之者
筆力作挫萬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鳥跡落縹囊盛處
類藏錐之沉潛圓扇忽書同舞鏡之揮霍儒有學書臨
水負笈辭山舍毫既至握管未還過兔園而易感望雞
樹而難攀願爭雄於爪距之下冀得雋於筆硯之間

寶紉五色筆賦

物有燦奇文抽藻思含五采而可寶煥六書以增媚豈
不以潤色形容昭宣夢寐漬毫端之一勺潛合水章施
墨妙於八行宛成錦字言念伊人光輝發身拳然手受
灼若迷真載帛驚纈文漸出臨池訝蓮影長新効用詞
林驚宿鳥之丹羽呈功學海間游魚之彩鱗所以成盡
飾之規得和光之道輕肆力於垂露覩流精於起草俾
題橋之處轉稱舒虹當進牘之時尤宜奮藻掌握攸重

文章可矜操松烟以霞駁操竹簡而淚凝倘使書紳黼黻之容斯美如令畫像丹青之妙足徵卓爾無雙班然不一摘握彩以宜契刷孤峯而秀出紛色綵兮宜映練囊暈科斗兮似開細帙動人文之際懷豹變於良宵呈鳥跡之前想烏凝於瑞日當其色授之初念忘形而獲諸魂交之次驚亂目以相於將發揮于煉石幾遷染於尺書秉翰苑之間媚花陰而蔚矣耕晴田之上臨玉德以斑如是能潛應丹誠暗彰吉夢嘉不亂之如削意相

宣而載弄混青蠅之點取類華蟲迷皓鶴之書思齊彩
鳳故可以彰施薤葉點綴桃花舒彩牋以增麗耀彤管
以孔嘉彼雕翠羽而示工鏤文犀以窮奢曾不如披藻
翰而發光華

韋充筆賦

筆之健者用有所長惟茲載事或表含章雖發跡於衆
毫誠難穎脫苟容身於一管豈是鋒鋌進必願言退惟
處默隨所動以授彩寓孤貞而保直修詞立句曾無點

畫之虧游藝依仁空負詩書之力恐無成而見擲常自
悚以研精擇才而丹青不間應用而工拙偕行所以盡
心於學者嘗巧於人情惟首出箇中長憂銛銳及文成
紙上或冀知名以其提挈不難發揮有自縱八體之俱寫
亦一毛而不墜何當入夢終朝暗以相親倘用臨池詎
欲辭於厯試今也文章具舉翰墨皆陳秋毫似削寶匣
以新但使元禮之門不將黜額則知子張之手永用書紳
夫如是則止有所託有因然後錄名之際希數字於伊

人

段成式寄溫飛卿葫蘆管筆往復二首

桐鄉往還見遺葫蘆管筆輒分一枚寄上下走困於守拙不能大用獲落之寔有同於惠施平原之種本慚於屈轂然雨思茶器愁想酒杯嫌苦菜而不吟持長柄而為贈未曾安筆却省歲書八月斷來固是佳者方知綠沉赤管過於淺俗求大白菱穗獲臨賀石班蓋可為副也飛卿窮素細之業擅雄伯之名沿汴九流訂銓百氏

筆洒瀝而轉潤紙襞績而不供或助操彈且非玩好便
望審安承墨細度覆毫勿令仲宣等間中詠也成式狀

溫庭筠答

庭筠累日來洛水寒疝荊州夜嗽筋骸莫攝邪蠱相攻
蝸睨傷明對蘭缸而不寢牛腸治嗽嗟藥錄而難求前
者伏蒙推賜葫蘆筆管一莖久欲含詞聊申拜貺而上
池未效下筆無聊慙怵沉吟幽懷未敘然則產於何地
得自隨人而能絜以裁筠輕同舉羽豈伊著草空操九

寸之長何必靈芝獨號三株之秀但曾藏戢冊省永貯
仙居却笑遺民遷茲佳種惟應仲履忽壓煩聲豈常見
已墮遺屏仍抽直幹青松所築漆竹藏珍足使玳瑁慙
華琉璃掩耀一枚為貴豈異陸生三寸見珍遂兼楊子
謹當刊於岩竹寘以郊翰隨纖管而為牀擬凌雲而作
屋所恨書裙寡媚釘帳無功寔醜凡姿空塵異貺庭筠
狀

段成式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筆十管軟健筆十

管書

竊以孝經援神契夫子措之以拜北極尚書中候周公授之以出玄圖其後仲將稍精右軍並妙張芝遺法庾氏新規其毫則景都愈於中山麝柔劣於羊選或得懸蒸之要或傳痛頤之方起自蒙恬蓋臻其妙不惟玄首黃琯之製含丹纏素之華軟健備於一牀雕鏤工於二管而已跗則大白麥穗臨賀石斑格為仙掌之形架作蓮花之狀限書一萬字應貴鹿毛書紙四十枚詎兼人

髮前寄筆出自新銓散卓尤精能用青毫之長似學鐵頭之短況虎僕久絕桐燭難成鷹固無慙兔或增懼足使王朗遽閣君苗欲焚戶牖門牆足備其闕也

余知古謝段公五色筆狀

伏蒙郎中殊恩賜及前件筆竊以趙國名毫遼東仙管曾進言于石室亦奏議於圓丘經阮籍而飛動稱神得王珣而形製方大妙合景純之讚奇標逸少之經利器莫先豈宜虛授某藝乏鴻彩膺此綠沉降自成麟翻將

畫虎空懷得手之趣實多過眼之迷春蚓未成豐狐濫
對喜並出圖而授驚逾入夢之徵將欲遺于子孫清白
莫比更願藏之篋笥瑞應那同捧載明恩伏增感激謹
狀

衛公李德裕班竹管賦

余寓居於郊外精舍有漢中太守贈以班竹管奇彩燦
爛愛玩不足因為小賦以報之曰山合沓兮瀟湘曲水潺湲
兮出幽谷緣層嶺兮茂奇篠夾澄瀾兮聳修竹鸛鵲起兮鉤輶

白猿悲兮斷續實璀璨兮來鳳根聯延兮倚鹿往者二妃不
從獨處茲岑望蒼梧兮日遠撫瑤瑟兮怨深洒思泪兮珠已
盡染翠莖兮苔更侵何精誠之感物遂散漫於幽林爰有良
牧採之岩趾表貞節于苦寒見虛心於君子始操截以成管
因天姿之具美疑貝錦之濯波似餘霞之散綺自我放逐塊
然巖中泰初憂而絕筆殷浩默以書空忽有客以贈鯉因起
予以雕蟲念楚人之所賦實周詩之變風昔漢代方侈增
其炳煥綴明璣以為桺飾文犀而為玩

見傳

徒有貴於

繁華竟何資於藻翰曾不知擇美於江潭訪奇於湘岸
況乃彤管有煒列于詩人周得之以操牘張得之而書
紳惟茲物之日用與造化而齊均方寶此以終老永躬
耕乎典墳

殷元筆銘

宣神者言載言者書受以毫管妙有以敷彌綸二儀包
括有無

孔璠之筆讚

疊疊柔翰敷微通神時淪古冥玄趣常新

右蘇易簡文房四譜

韓愈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鼫世傳當殷之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妬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號曰東郭逡狡而

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
家秦始皇時使蒙將軍恬西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
楚君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
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
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
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顓而歸獻俘於
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
封之管城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顓為人強記而便

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氏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
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
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當代之務官府
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始皇帝及太子扶
蘇胡亥丞相李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
喜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
而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
益狎上常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

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弘及會稽楮先生友善相推置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繼管城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昞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潁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潁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

右韓昌黎集

梁武帝詠筆

昔聞蘭蕙月獨是桃李年春心儻未寫為君照情筵

唐李嶠詠筆

握管門庭側含毫山水隈霜輝簡上發錦字夢中開鸚鵡
摘文至麒麟絕句來何當遇良史左右振奇才

唐耿渙賦詠宣州筆

寒竹漸虛受纖毫任幾重影端緣守直心勁懶藏鋒落
紙驚風起搖空訝露濃丹青與文事捨此復何從

唐柳宗元楊尚書寄柳筆知是小生本樣令更

商摧使盡其功輒獻長句

截玉銛錐作妙形貯雲含霧到南溟尚書舊用裁天詔
內史新將寫道經曲藝豈能裨損益微辭祇欲播芳馨
桂陽新月光輝徧毫末應傳顧兔靈

右詩雋類函

陸龜蒙石筆架子賦

梧可延年簾能照夜直為絕代之物以速連城之價爾
材雖足重質實無妍徒親翰墨謾費雕鐫到處而人爭

閣筆相逢而竟欲投篇若遇左太沖猶置門庭之下如
逢陸內史先焚章句之前寶跼非鄰金匣不敵真堪諫
諍之士雅稱玄靈之客謝守邊城雨細題處堪憐陶公
嶺畔雲多吟中合惜或若君王有命璽素爭新則以火
齊水晶之飾龍膏象齒之珍窺臨舊牘襞染生春衛夫
人悶弄彩毫思量不到班婕妤笑提丹筆眄睚無因若
自叢山如當樞几則叨居談柄之列辱在文房之裡誠
非刻畫幾受譴於纖兒終假磨礪幸見容於夫子可以

資雪唱可以助風騷莫比巾箱之貴堪齊鐵硯之高吟
洞庭之波秋聲敢散賦瑤池之月皓色可逃若有白馬
潛心雕龍在口鉤羅不下於三篋裁剪無慙於八斗零
陵石化肯後於雙飛玄晏書成願齊於不朽

右 缺

管城侯傳

毛元銳字文鋒宣城人 缺

於東

墅而生昴宿一名旄頭遂姓毛氏世居兔園少昊時因

少暴農之稼為鸛鳩氏所擒誅之以為乾豆其族有竄
於江南者居於宣城溧陽山中宗族豪甚元銳之世二
代祖聿因秦始皇時遣大將軍蒙恬南征吳楚疑其有
三窟之計恃狡而不從使前鋒圍而盡執其族擇其首
領酋健者縻縛之獻於麾下大將軍問聿之能曰善編
錄簡冊自有文字已來注記畧無遺漏大將軍竒之因
命為掾掌管記及凱旋聞於上為築城而居其族遂以
文翰著名其子士載漢時佐太史公修史有勁直之稱

天子因覽前代史嘉其述美惡不隱文簡而事備拜左
右史以積勞累功封管城侯子孫世修厥職能業其官
累代襲爵不絕皆與名賢碩德如張伯英衛伯玉索幼
安鍾元常韋仲將王逸少王子猷並為執友歷宋齊以
來朝廷並以為重銳之曾大父如椽與王珣為神契之
交大父如華與江文通紀少瑜有綵毫鏤管之惠皆文
章之會友也銳為人穎悟俊利其方也如鑿其圓也如
規其得用也稱旨則默默而作隨心應手有如風雨之

聲者有如鸞鶴迴翔之勢龍蛇奔走之狀者能為文多
記不倦濡染光祖德也起家校書郎直館遷中書令襲
爵管城侯聖朝庶政修

缺

易玄光

同被詔常侍御案遂與石虛中楮知白為相須之友帝
以六合晏安志在墳典因詔元銳專典脩撰元銳久蒙
委用心力以殫至於疲憊書札粗疎懼不稱旨遂懇上
疏告老上覽之嘉歎曰所謂達士知止足矣優詔可之
曰壯則驅馳老則休息載書方冊有德可觀卿仰止前

哲宜加厚禮可工部尚書致仕就國光優賢之道也仍以其子嗣職焉

史臣曰管城毛氏之先蓋昴宿之精取筆頭之名以為氏以與姬姓毛伯鄭之後毛氏不同族也其子孫則盛於毛伯之後其器用則編及日月所燭之地也自天子至於士庶無不重之者朝廷及天下公府曹署隨其大小皆處右職功德顯著宗族蕃昌云

右文嵩四友傳

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制 安晚先生

制曰造書代結繩之政孰與圖回將軍拔中山之豪式
隆任使載疇爵秩庸賁時髦中書令管城子食邑若干
戶食實封若干戶毛穎美秀而文神明之胄本長生於
月窟亦分配於日辰何特顯於秦漢之間蓋自別於衛
聃之裔記夙標於明眎得而稱焉昔見逐於韓盧非其
罪也俾歸掌握爰布腹心簡牘是資拔一毛利天下文
明以化知百世俟聖人通篆籀於古今公春秋之褒貶

自蒙恬始資其用至韓愈復傳其功博學強記無以尚
之殫見洽聞有如此者雖嘗賜湯沐之邑未能展墓畫
之規賞不酬勞位宜稱德爰剖丹書之券大開孤竹之
封期並廣惠施之五車毋但樂渭川之千畝分土壤黑
勒勲汗青於戲萬里封侯豈效昔賢之投筆三朝受籍
適觀寰宇之同文往盡乃心毋替朕命可進封管城侯
依前中書令加食邑若干戶食實封若干戶

代毛穎謝表

竹溪林史君

名希逸
字肅翁

短才易乏年已逼於二毛新渥載沾封有同於五管何
功簡牘有玷絲綸伏念臣東郭裔微宣城居僻羣游巖
穴本無嫌於衣褐之徒一落市朝偶見憐於副墨之子
志雖酬於脫穎嘲莫解于沐冠何嘗嘆白首之蹉跎乃
誤被黑頭之任使初入連山之筮以同書占及侍衡石
之程與執燭伍誰稱髦士見謂筆公曲直巧拙其人是
隨每私慙於四友貨錢注記唯上所使誠見縛于微官
或責效於短長或視時而冷暖霜毫半減日力易疲莫

酬題柱之言安有如椽之夢楮知白嘗反面以臣點污而見疑石虛中恃麤才欲臣流落而後已獨蒙拂拭未忍棄捐豈非以內劄施行無漏言於片字中書進擬或任怨以一勾忠粗竭於毫芒思久居於掌握俾乃墨守聊代筆耕上林借一枝已愧卓錫之貧士渭川封千畝重懷孤竹之清風辱此獎提若為輸寫茲蓋恭遇陛下遊戲翰墨收拾英髦察其不二之心憐其欲禿之髮謂非罪見絕豈容無一字之褒使有功不侯是自負丹書

之約遂使管窺之士復叨茅胙之榮臣敢不盡力簡編
酬恩湯沐對揚麻卷幸襲元銳之封期效棗心時進公
權之諫

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制

後村劉中書克莊

提筆居公槐之位久倚任於英豪剖符拓孤竹之封肆
褒崇於勲舊仍加書社庸勸士林具官某出明眎之宗
生廣寒之府自伏羲造書而後至蒼頡製字以來居然
貫通靡不鈔纂始避秦師之獵甘處隱淪繼入周人之

置遂陪衆俊朕方興文治妙簡譽髦尊顯以史遷之官
綿歷乎汾陽之考華顙欲禿豈辭拔楊氏之一毛清節
自持素恥營晉臣之三窟雖勲名異乎定遠之燕頷然
摹畫妙於右軍之鼠鬚供內廷肆筆之娛開寰宇同書
之兆或寫諸琬琰或勒在鼎彝博古通今雖百世可知
也策功行賞何萬戶足道哉並湯沐之舊畬渙絲綸之
新渥於戲古者重分茅之爵是謂封君聖人有微管之
言深嘉仲父母廢朕命以昌斯文

代毛穎謝表

位冠鳳池初乏英髦之譽爵班侯國忽加采食之封沐
寵懷慚擣辭叙感伏念臣中山舊族東土寒生昔西伯
詢葛藟首往游於周囿及孝王好賓客復延致於梁園
遂由衣褐之徒獲預汗青之列居常摹畫軍國之務非
但馳騁文字之間盡挫鋒芒不覺顛毛之禿久居掌握
豈勝指目之多或誣其就縛於蒙恬或議其見絕於孔
子或笑武安之頭銳或嘲蒲嬖之心長衆方吹求上獨

拂拭屢削牘而祈閒退每賜劄而示眷留得於漸濡庶
幾直諒友者賜之湯沐豈若恩澤侯哉茲蓋伏遇陛下
奎壁之光燭天雲漢之章飾物嘉臣冰霜勵操素無三
窟之謀察臣巖穴奮身非有五樓之援疏分茅之異渥
酬執簡之微勞臣敢不盡心服勤碎首圖報上林一枝
今以借汝親逢明主之右文渭川千畝比之封君深愧
古人之辭富

右文房四友除授集

擬彈中書令管城侯毛穎疏

胡謙厚

臣聞聖主剪拔之仁雖毫毛之長而不棄人臣去就之義當鋒芒之鈍則宜休惟其有稅冕之行故可無免冠之辱今有人焉不羞白首猶作黑頭且以窺管之才冒膺剖符之爵儻縱其為蹲池之鳳則何異乎喋口之烏謹案中書令管城侯毛穎潔以自汙禿而強銳嘗自負其才藝遂見逐於韓盧僅脩飾乎文辭卒取譏於弘肇巧隨人意固盡乃心侍席龍墀甘作斜封之敕盍簪螭

陸倕為直筆之書進則逢君以祈憐退欲欺人而免議
魏武畏尖頭之諫何愧如之秦皇不中書之譏殆類是
矣宜重班超之嘆且致君苗之焚況當末路之多艱烏
有秋毫之足取以其霜毛之頓減堪供甕中之藏以其
日力之易疲合作塚上之夢若使出入於黃閣何異漸
漬於汙池正恐加以一勾者未必快天下之公非褒之
隻字者未必適天下之公是矧惟平居黷貨不免懷金
而問之慙儻當急難量功曷當署衣以授之任人望無

異於程异心正有忝於公權伏願出自聖衷特發睿斷
念中書不可為逸老之地而清朝豈有恩澤之侯策免
穎所居之官收回穎所縻之爵姑俾善後別簡英髦或
念其久宣掌握之勞盍使之仍領湯沐之邑謹具奏聞
伏候勅旨

右擬彈駁四友除授集

聿即筆後人加竹

周公綏管夫子絕筆蒙恬始為筆兔毫筆也有柱有被

有心有副右軍筆經曰中山兔肥豪長故可用世傳張芝鍾繇用鼠鬚筆嘗謂東晉已失中原右軍安能必得中山毫蘭亭用繭紙鼠鬚筆書繭紙或泛溟來乎博物志有虎僕毛筆山嶺外少兔以雞雉毛亦妙子瞻所云三錢雞毛筆也又云蜀石鼠曰雞毛可為筆眉公妮古錄宋時有雞毛筆檀心筆小兒胎髮筆猩猩毛筆鼠尾筆狼毫筆筆有四德銳齊健圓今人毫少而狸獬倍之安見德乎古有以金以銀斑象玳瑁玻璃鏤金為管或

綠沉漆管棕竹紫檀花黎管然皆不若白竹之薄標者
最便持用南朝有姚善作筆開元中筆匠名鐵頭宣州
有諸葛高常州許穎謂柳學士不如右軍父子者諸葛
也近時陸繼翁王古用皆湖人住南京吉水有鄭伯清
吳興有張天錫今俱失傳其妙

散筆者薺筆也

廣川引皇象曰欲作草書漫漫落落宜得精毫薺筆宛
轉不敗散者張友正艸字用筆過為鋒長薺音而究切

即借作與字山谷書吳無星筆言能作無心散草若提
筆去紙則諸葛筆敗矣侍其瑛亦能之南陽張又祖喜
用郎奇棗心散卓作瘦勁字此總謂宛轉滿志耳彥遠
論書言右軍有行草分寸即縣筆之用也其跋張旭郎
官石柱記言儘音樹鋒鱗勒峻礫抑左升右仰策輕揭緊
趂音立閣收此君固善形容用筆矣

右方以智通雅

六藝之一錄卷三百七